

BAZAAR ART



WHEN INK MEETS POP

初見《待母圖》，最引人注目的當然是前景那排佇立於枝頭的小鳥。「當初最吸引我的，是畫中樹枝上的一排小鳥，筆墨精簡、表現力豐富，令人想起繪畫大師林風眠的鳥。」趙春翔以精簡的筆墨勾勒出鳥兒的姿態，線條看似隨意，卻飽含藝術魅力。1935至1939年間，趙春翔就讀於杭州國立藝術專科學校(即現在的中國美術學院)，師從林風眠與潘天壽兩位大師。林風眠是最早提倡「中西融合」的先驅，擅長以現代手法詮釋傳統花鳥題材；潘天壽則是文人寫意畫的代表，以墨竹與雄鷹聞名於世。趙春翔深得兩位大師真傳，在傳統筆墨技法上建立了深厚根基。

然而真正讓這幅作品脫穎而出的，是趙春翔獨樹一幟的色彩運用。「趙春翔採用了色彩絢爛的螢光綠色塑膠彩，將其重疊於流麗的、墨色層次豐富的潑墨之上，可謂中西合璧。」這些螢光色彩反映了1960年代的美國波普藝術運動，而墨跡則呼應着1940至1960年代在美國活躍的抽象表現主義運動。

LIFE IN PAINT

這幅作品創作於1988年，而這一年對趙春翔而言，是一個關鍵的人生轉折點。「那年正值趙春翔在紐約定居30年的最後一年，隨後的1989年，他踏上了回鄉之旅，先往香港，再至成都。」Daphne詳細交代了作品誕生的時代背景。「這幅畫作，彷彿承載着他多年來在美國孤身奮鬥、從未回故土的思鄉之情。」

談到畫面的構圖與象徵意義，Daphne的解讀充滿詩意：「畫面背景泛着淡黃色，仿佛是在描繪一個清晨時分的竹林，映襯着前景樹枝上，似是在等候母鳥歸來哺育的小鳥。此情此景，正是趙春翔渴望回到祖國的激動心情的象徵。」她藉此指出，傳統中國水墨畫中常見的鳥兒主題，在這裏被賦予了特殊的創作意義；不只是對大自然的描繪，更是對家園、根源的情感寄託。「畫面的一半被一大片深墨所佔據，趙春翔運用了紐約抽象表現主義和行動派的創作方式，即興地在深墨上潑上飛濺式的螢光彩。」Daphne如此解構。「這種技法讓原本充滿東方色彩的畫面受到西方藝術流派的衝擊，充滿震撼力。」

PAINTING NOSTALGIA BETWEEN WORLDS

在當代藝術收藏的版圖中，有許多作品不只是視覺與美感的饗宴，更承載着跨越地域、文化與時代的深刻情感。藝倡畫廊總監金昌玲(Daphne King Yao)格外鍾情的趙春翔作品《待母圖》，正是這樣一件極具代表性的傑作。這幅創作於1988年的作品，不但濃縮了這位二十世紀紐約華裔藝術大師於紐約30載的藝術探索，更蘊藏一位海外遊子對故土深切的思念。

By Monica Ng

Photo courtesy of ALISAN FINE ARTS

趙春翔1988年作品《待母圖》以雛鳥等待母鳥的景象映照出藝術家的懷鄉之情。



1

DIASPORA ART VISION

在1980年代的華人藝術圈中，趙春翔選擇了一條與眾不同的道路。「在1980年代，中國內地藝術家大多以前衛的實驗水墨為主流，法國的趙無極和朱德群以抽象油畫見稱，而紐約的丁雄泉則以美女圖聞名。」這兩位海外華裔藝術大師，都跟趙春翔同輩。「然而，趙春翔選擇了獨具詩情畫意、融合東西的獨特風格，這正是他的獨特藝術價值。」趙春翔堅持使用傳統的宣紙與筆墨，但同時將西方的抽象表現主義、行動繪畫(action painting)，甚至1960年代美國波普藝術的色彩美學融入創作之中。「無論我們視趙春翔是用中國筆墨去畫西方抽象，抑或用西方藝術去畫中國花鳥畫，都是合適的理解。」這種跨越界別的演繹，就如當年海外華裔藝術家身份認同的真實寫照。

1,3. 以螢光亮色配深墨常見於趙春翔的作品當中，例如《流淌的月亮》(左頁)和《循環不息》。

VALUE BEYOND THE MARKET

從收藏的角度來看，Daphne認為：「這件作品的吸引力和潛力，無疑是來自其傳承了兩位中國現代美術史關鍵人物、林風眠的鳥和潘天壽的竹。」至於市場吸引力方面，她指出這張別具一格的「花鳥畫」融入了鮮艷明亮的塑膠彩，筆下鳥兒格外靈動。「相信對於東方收藏家或西方收藏家，或生活在東西方之間的人士，就如我，都容易接受。」換句話說，這類作品既能吸引重視傳統筆墨的東方收藏家，也能打動欣賞抽象表現主義的西方藏家。

至於在藝術史上，趙春翔當然佔有相當重要的席位。「他的繪畫反映出不同藝術流派的特色，包括此畫中可見的抽象表現主義的感性和粗獷、行動繪畫的潑灑動感。」趙春翔在紐約與多位知名藝術家成為好友，包括Franz Kline、Roy Lichtenstein、Sam Francis、Mark Rothko、Karel Appel等。「他的純墨抽象作品深受Franz Kline與Jackson Pollock的啟發，濃墨在宣紙上傾瀉流淌，盎然生機，呈現了心靈的意象。」這種創作方式不只突破了傳統花鳥畫的邊界，對當代抽象水墨的發展也產生了深遠影響。



2



3

- 花鳥是傳統中國畫喜用的題材，趙春翔以其獨有風格作出不一樣的演繹，《偶遇》中的鳥兒為其中一例。
- 藝倡畫廊全球總監金昌玲(Daphne King Yao)對趙春翔的作品深有共鳴。



4

PERSONAL RESONANCE

從個人層面而言，《待母圖》對於Daphne來說的重要性來自多重意義。「我希望觀者能夠欣賞一位海外藝術家為取得成功所必須經歷的困難；雖然趙春翔本可以輕易拋棄自己的文化遺產，採用西方風格創作，但他選擇了不這樣做。相反地，他將一生花費在東西方技術的融合上。」此外，這幅畫作更喚起了Daphne個人的深刻共鳴。「它讓我感同身受，因為我年輕時前往美國求學，就像趙春翔一樣，我想念家人和祖國。」這份個人經歷，亦影響了她的藝術收藏喜好與品味。「我通常被根植於中國傳統、而其中有所突破的作品所吸引，無論是東西方的融合，還是將傳統與當代融合於畫面或技巧中。我認為趙春翔的繪畫藝術，完美地符合這一標準。」Daphne的畫廊藝倡畫廊於2026年迎來45周年，趙春翔正是其中一位重點藝術家，與趙無極、朱德群、丁雄泉和呂壽琨一同奠定其畫廊的基礎。

THE CULTURAL BRIDGE

《待母圖》的意義，超越了單純的視覺美學或市場價值。它是一座橋樑，連接着東方與西方、傳統與現代、個人記憶與集體文化。在這幅畫作中，我們看到了一位藝術家如何在異鄉保持文化認同，又如何開放地吸收新的養分；我們看到了思鄉之情如何轉化為創作動力，以及藝術如何成為表達複雜情感的最佳媒介。

對於那些同樣擁有跨文化背景的人而言，趙春翔的作品具有別樹一格的共鳴感；它反映出文化認同並非「非此即彼」的選擇題，而是可以共存、對話、融合的多重面向。在全球化的今日，愈來愈多人擁有跨國、跨文化的人生經驗，趙春翔在半個多世紀前所面對的課題，如今顯得更加切身與當代。

《待母圖》中那些等候母鳥的雛鳥，或許也象徵着我們每個人內心深處對歸屬的渴望。無論身處何方，我們都在尋找一個可以稱之為「家」的地方——那可能是一個具體的地理位置，也可能是一種文化認同；或者就如趙春翔所示，是在創作中找到的精神家園。當東方的筆墨遇上西方的色彩，當傳統的題材注入當代的表現力，藝術便成為了最溫柔也最有力的語言，訴說着跨越時空的普世情感。 圖